



2014 年年末，我的 18 岁女儿丽丝卡刚刚高中毕业不久，年后将去奥克兰大学攻读理工学士课程。在这段空闲时间，她打算坐飞机去离新西兰 11500 公里远她的出生地：孟买。她想去看看生病的 81 岁外婆，2005 年，丽丝卡看了电影《鲸骑士》，从此给外婆起了个可爱的名字：花儿外婆。

我和丈夫、大女儿尤蒂提 2002 年从印度移民到了新西兰，那时候丽丝卡刚五岁。我们三次回过孟买，丽丝卡已经四年没看过外婆了。和新西兰的舒适生活相比，她的旅程将会困难重重，除了坐飞机的寂寞，在孟买还会遇到酷热、污染、语言障碍和社会骚乱这些麻烦。她还不得不暂时离开她的 iPhone、iPod 和笔记本电脑，这对于她来说也会很难捱。

期末考试的那天晚上，丽丝

卡决定坐 17 个小时的飞机去孟买。花儿外婆身子骨太弱，无法去机场，她的大姨妈丽娅和五个姨兄弟去机场接她。到了花儿奶奶家，丽丝卡立刻飞到了外婆怀里，两个人久久拥抱着。她们一起过了圣诞节和新年，我的妈妈喜欢热闹，她们一边说笑、做好吃的，一边分享着各自的人生智慧。丽丝卡本想给花儿外婆一成不变的生活增加一些小小的改变，但是她很快就适应了外婆的日常生活，她帮外婆洗澡、每个星期带她去一次医院。她学会了顺其自然，也知道了她的到来就是外婆最需要的。这是丽丝卡第一次和一位孤独而且这儿疼那儿疼的老人相处，这也让她想到了“死亡”这一概念。“妈妈，你抽空快来看看外婆吧，看一眼少一眼了！”她在孟买给我打电话时说。

两个月时间很快过去了，丽

和外婆度过的暑假

◆（新西兰）克里斯汀·潘迪亚 孙开元（编译）

平和而又端庄。我们亲密地拥抱了一会儿，没多说什么，然后就朝停车场走去。我能感觉到，她很高兴地回了家，而且她的心有一小部分留在了印度。

到家坐了一个小时后，尤蒂提随口问起了外婆。一提起外婆，丽丝卡开始静静地抽泣。她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，我和尤蒂提默默地坐在她的两边。我们知道，丽丝卡的忧伤不是一时就能抚平，我们必须帮她适应两个不同世界的变换。虽然已经回了家，但丽丝卡的脑子里想的还是住在两居室小房子里的外婆。她想象着外婆呼唤着有人过来帮她干零活、帮她拿东西、帮她端来一杯茶。丽丝卡知道，家里人都有自己的事情，不可能随叫随到。我的妈妈几乎到了需要卧床的程度，但是她那颗无所畏惧的独立之心告诉她，要是她在疾病面前软弱了，

或者是被疼痛征服了，她的身体就会彻底垮下来。所以虽然行动不便，她仍然坚持要自己生活，过着终日不出家门的日子。

这个暑假证明丽丝卡是个坚强的孩子，在一个没有手机电脑、没有舒适享受的异国乡村，丽丝卡关注的是生活中那些最值得珍惜的事情，离开印度时，丽丝卡成熟了很多。人生如花，对于丽丝卡的外婆来说，她这朵花儿的世界将会慢慢枯萎。告别的时候，丽丝卡和外婆拥抱着、哭泣着、祈祷着、互相祝福着。但是那个暑假给丽丝卡留下的不是对外婆的可怜和遗憾，相反，每每回忆起那段经历，丽丝卡流露出来的是感恩之情，她和深爱的花儿外婆度过的这个夏天改变了她生活，她将带着亲情和外婆的坚强意志给她留下的美好记忆，掀开她人生中的新一页篇章。

化腐朽为神奇

◆（美国）拉切尔·温弗瑞 王文轩（编译）

在一次欧洲篮球锦标赛上，保加利亚队与捷克斯洛伐克队相遇，当比赛剩下 8 秒钟时，保加利亚队以 2 分优势领先，一般说来已稳操胜券。但是，那次锦标赛采用的是循环制，保加利亚队必须赢球超过 5 分才能取胜，可要用仅剩下的 8 秒钟再赢 3 分，谈何容易。

这时，保加利亚队的教练突然请求暂停，许多人对此举付之一笑，认为保加利亚队大势已去，被淘汰是不可避免的，教练即使

有回天之力，也很难力挽狂澜。暂停结束，比赛继续进行。这时，球场上出现了众人意想不到的事情：只见保加利亚队拿球的队员突然运球向自家篮下跑去，并迅速起跳投篮，球应声入网。这时，全场观众目瞪口呆，全场比赛时间到；但是，当裁判员宣布双方打成平局需要加时赛时，大家才恍然大悟，保加利亚队这出人意料之举，为自己创造了一次起死回生的机会。加时赛的结果，保加利亚队赢了 6 分，如愿以偿地出线了。

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，我们所使用的能力，只有我们所具备能力的 2%~5%，这就更有必要提倡打破常规的创造性思维。在一般情况下，按常规办事并不错；但是，当常规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时，就应解放思想，打破常规，善于创新，另辟蹊径。只有这样，才可能化缺点为优点，化弊端为有利，化腐朽为神奇，在似乎绝望的困境中寻找到希望，创造出新的生机，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。

当谈话不奏效的时候

◆（美国）乔·巴尼 孙宝成（编译）

小男孩吊儿郎当地玩着一根鞋带，连看都不看我。他弯腰驼背地坐着，说话和眼光都冲着自己的脚。

“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离开，巴尼夫人。我们早晨一起床，她就不在那里了。她带走了所有的衣服，甚至把自己的吉他都拿走了。”

“你爸爸接到她的信了吗？”我试探着说，但这个男孩（我姑且叫他丹尼），需要细细地审视自己遇到的这件可怕的事。

“她留的条子说，等她打理好自己的事，她就会打电话来。”

“我希望能快一点儿，丹尼。”我回答。我让他知道，只要他愿意，随时都可以来跟我谈谈，几分钟后，他离开我的屋子。他的反应是庄重地点点头。我可能懂了他点头的意思，或许没看懂。二年级的小学生不喜欢伤害人们的感情。

第二天，丹尼的妈妈神情略显激昂地走进来。见我坐在办公桌旁，她快步走过来，唐突地伸出手。她脸上闪现出的笑容如同护身的铠甲。毋庸置疑，我打去的电话似乎起到了威胁的作用。我是学校的法律顾问，明确地说明她做了错事，要求见她。我很生气。

“咱们有许多话要谈。”我说。在长达两个小时里，我们讨论了离婚对孩子引起的可怕影响。我讲到，孩子们总是强烈地认为他们的父母将永远和他们在一起。我们还谈到孩子们都以自我

为中心，他们认为世界围绕着他运转。因此，当那个世界出现偏差的时候，孩子们会认为肯定是自己出了过错。我强调指出当他们父母的婚姻结束时，要让孩子了解真相的重要性。

因为我不仅是一个法律顾问，还是一个离婚的母亲，我们谈到了她的义务和担心。她抱着一摞有关离婚和孩子的书籍离开，答应要读这些书，并与丹尼和丹尼的父亲谈谈。“我们需要沟通。”她说。我表示同意。

我开始讨厌这个词：沟通。眼下的这句话，似乎成了某种能使问题消失的巫术。我们说：“只要说出来，你就会觉得好受些。”把“觉得好受”当作了目标，而不是把沟通当作达到目标的结果。

“把要说的话说出来。”我们向朋友提出建议，相信谈话会改变另一个人的行为。

“让你妈妈知道你的感受。”我在学校对不知所措的孩子们说，暗示谈话是治疗家庭痼疾的良药。

然而，谈话并没有使丹尼相信，他母亲的离开不是他的过错。我同那个抱着膝盖的小男孩交谈过，却没有打消他的顾虑。他不相信有人关心自己，自己是可爱的孩子。

虽然读了那一摞书，丹尼的妈妈却没有回去抚育、赡养自己的儿子。谈话甚至没有使丹尼的父母之间达成探视权。丹尼的父

亲歇斯底里地对自己的妻子发火。丹尼的妈妈告诉丹尼自己有多爱他，然后便搬到了别的州。

我之所以了解情况，是因为丹尼开始在班上调皮捣蛋，冲着老师说脏话，打别的孩子，从同学的书桌偷东西。他的老师问我是否能做做工作。

我又见到了丹尼。我告诉他我们都为他担心，因为他的表现不同以往了。他的行为正在告诉我们他有多不快乐。他愿意说说吗？他一声不吭地坐着，轻轻摇晃着一只脚。

“他还不相信我，”我想，“我跟他说的话没起作用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我伸出手，握住了他的手。他看看我的手，抬眼与我对视着。他小声地讲述了那些歇斯底里的吵闹和妈妈从远处打来的电话。随后，他的眼泪下来了。他的话都说完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我把那个小男孩拉到我的膝盖上，紧紧地搂着他。接连几分钟，我都摇晃着他，亲吻他的头发。最后，他动了动身子，抬头看着我，问道：“现在咱们能玩游戏吗？”我们玩了游戏，过了一会儿他离开，笑着跟我说再见。一天过去了，他的老师报告说他一下午都表现良好。

丹尼让我想起一些道理，我曾经懂得过，但那还是在谈话成为我的职业之前。行动胜于谈话——行动能道出真情。



■ 帮忙留影

（哥伦比亚 莱昂）



一生的收获 ◆ 费方利（编译）

11 岁时，他家在新罕布什尔湖心岛上有一间小屋，一有机会，他就会到那里的码头去钓鱼。

鲈鱼季节开放前一天傍晚时分，他和父亲就开始垂钓，用蠕虫钓太阳鱼和鲈鱼。他添上银色的饵料，练习抛线。鱼钩甩到水里，在夕阳的余晖中，击起金色的涟漪，待夜晚月亮爬上来，涟漪就变作银色。

鱼竿弯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知道，另一头咬上了一只巨物。父亲赞赏地望着他，男孩儿已经会巧妙地同鱼周旋了。

最后，他小心翼翼地将筋疲力尽的鱼拉出水面。这是他见过的最大的一条，可这是一尾鲈鱼。男孩和父亲看着这尾漂亮的鱼，月光映照下，只见鱼鳃一张一合。父亲划一根火柴，看了看表。晚上十点——这是开禁两小时前。他望望鱼，又望了望男孩。

“儿子，放回去吧，”他说道。“爸爸！”男孩儿喊道。

“还会有其他的鱼。”父亲说。“不会再钓到这么大的了。”男孩大声叫着。

他环视了一遍湖。月光下，附近未见其他的渔民或船只。他又看了看父亲，尽管无人看到他们，也不会有谁知道他们是几点钟钓到鱼，但是从父亲清晰的语气中，男孩儿知道这个决定没有商量余

地。他慢慢地从大鲈鱼的嘴上取下鱼钩，然后把它放回黑漆漆的水中。

巨物摆动着强健的身体，消失不见。男孩觉得，这样大的鱼，他也许是再也看不到了。

那是 34 年前的旧事了。当年的男孩，现在是纽约市的一位颇有建树的建筑师。他父亲的小屋还在湖心岛上。他也会领着自己的子女去当年的那个码头上钓鱼。

真的没错。那晚以后，他再也未见过那么大的鱼了。但是，每当他面临道德抉择的时候，那条鱼会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眼前。

因为父亲曾教导他，道德即是简单的是非判断。但真正艰难的是，将这个是非判断付诸行动。无人监督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坚持正确的？即便是要及时完成设计，我们有没有拒绝走捷径？或者，得到了本不该知晓的市场信息，我们会不会拒绝股票交易？

我们年纪尚幼的时候，若是有人要我们把鱼放回去，我们会照着办，因为我们应该学习这样的真理。在我们的记忆里，正确的决定会一直新鲜、芳香。我们可以自豪地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和孙辈们听。这不是怎样钻制度的空子，怎样投机取巧，而是如何做正确的决定，并且一直强大地坚持。